

非洲的軍人與軍市政變

劉偉鵬

去年（一九六九）十二月十日，非洲的達荷美共和國又發生政變。陸軍中校柯萬德（Mourine Kouandete）領導的軍隊，挾持總統辛蘇（Emile Zinsou），開始軍事統治。這是達荷美自一九六〇年八月建國以來第五次成功的政變。十餘年來，非洲的獨立國家曾發生了一連串的軍市政變，其中包括成功的、流產的，總計不下卅餘次，使我們對這些變動中的大陸國家，不能不付予深切的留意和關懷！

壹 非洲的軍市政變

風起雲湧的獨立浪潮過去後，十餘年的時間，非洲國家中極少是在穩定的建設發展中渡過。一次又一次的政變震撼着許多非洲國家，使大多數的非洲國家一直處於動盪不安的局勢裏，不僅政治始終無法步入軌道，經濟也一如十年前同樣的落後。誠如迦納一位頗受非洲人敬重的政治家賈丁勒（Robert A. K. Gardiner）所說的：「過去是一個令人失望的十年」。一般來說，凡是經過艱苦奮鬥而建立起來的政權，較能長治久安；因為那些領袖們已經自痛苦的經驗中，學會了許多必要的政治常識。反過來說，若政權是輕易獲得的，建國後問題就會層出不窮。非洲國家在獨立時，幾乎未曾發生過艱苦而激烈的鬥爭就自殖民國家的手中取回了政權。歐洲人殖民時期，大都未考慮到這些國家一旦獨立後所將面臨的問題而作事先的安排與準備，使當地的優秀份子日後能負起政治責任。但是，獨立後的許多非洲國家各項建設至今仍遲滯不前，各國的政治領袖也各有其應負的責任。

非洲國家自多哥在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三日艾雅德瑪（Etienna Eyadema）將軍第一次領導政變成功後，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九年間，政變在十五個非

非洲的軍人與軍市政變

洲國家中連續不斷的發生，其中絕大多數是由軍人發動的。現分述於下：

阿爾及利亞，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九日正當第二屆亞非會議在阿爾及爾（Algiers）舉行的前夕，阿爾及利亞的國防部長包米迪尼（Hourari Boumedienne）上校領導軍隊發動不流血政變，將班貝拉（Ben Bella）總統驅逐。蒲隆地，在一九六五年七月八日和次年十一月廿八日的兩次政變後，以米甘貝羅（Michel Micombero）上校為首的陸軍，將國王恩達爾五世（Ntare V）推翻，改行共和政制。

中非共和國，一九六四年承認中共後，國內時有動亂發生。次年，武裝部隊司令包卡薩（Jean-Bedel Bokassa）上校領導軍隊推翻總統達科（David Dacko），並將境內中共人員驅逐安定了局勢。

布拉薩市剛果，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日由於國內情勢動盪，于魯（Fulbert Youlou）總統宣佈辭職，由得貝特（Massamba Debat）繼任，國內危機有增無減。一九六八年年底，軍人發動政變將其推翻，在一連串混亂後，恩格畢（Mavien Nguabi）少校掌握政權。

金夏沙剛果，現任莫布杜（Joseph-Désiré Mobutu）總統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廿五日，領導軍隊將卡薩胡布（Joseph Kasavubu）推翻，出任國家元首。

達荷美，一九六三年十月廿七日的軍市政變推翻了首任總統馬加（Hubert Maga）。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廿九日的軍市政變推翻了艾比錫（Souyou Vmigan Apitny）總統。同年第三任總統阿伯瑪地畢（Justin Tometin Ahomadegbe）又被軍人推翻。一九六七年軍人分裂，驅逐了來自軍中的索格羅（Christopher Soglo）總統，將政權交給文人辛蘇，一九六九年十二

月十日柯萬德中校又發動政變將其推翻。

加彭，一九六四年初，孟巴（Léon M'ba）總統因頒佈政策，壓抑國內左傾政黨的活動，二月十八日，共黨策動軍隊擬發動政變將其推翻，幸賴英、法及時派軍馳援，政變才告救平。

迦納，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本為人民心中民族運動的領袖，自一九六五年後，為滿足私慾不僅大力摧殘民主政制，且加緊與共黨勾結。一九六六年二月廿四日，正當其在北平接受中共歡宴時，陸軍發動政變將其政權推翻，組成軍事委員會統治全國，大選後阿佛里發（Akwasi Amanikwa Afrifa）准將出任國家元首。

利比亞，一九六九年九月一日，正當國王伊德里斯一世（Idris I）出國訪問時，國內陸軍發動政變將王權推翻，現由格達費（Muammer Qaddafi）將軍任革命委員會主席。

馬利，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九日，由脫拉奧端（Moussa Traore）和迪亞奇特（Yoro Diakite）領導的部隊，推翻總統凱達（Modibu Keita），而由前者出任革命委員會主席。

奈及利亞，一九六六年元月和七月的兩次政變後，巴勒瓦（Tafewa Balewa）總統被罷逐，高旺（Yakubu Gowon）將軍控制了大部份軍隊，組成最高軍事委員會統治全國。

獅子山，一九六七年大選後，全民大會黨魁史蒂文生（Siaka P. Stevens）出任總理，旋即陸軍蘭沙納准將即以政變將其推翻。政變次日，陸軍中一批低階軍官又罷黜了蘭沙納組成國家改革委員會，大選後，史蒂文生再度出任總理。

索馬利亞，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五日，總統謝馬克（Addishid Ali She-make）被刺，廿一日發生政變。陸軍在巴烈（Mohamed Siad Baire）將軍領導下，推翻繼任的伊真爾（Haji Ibrahim Egal）總統，開始軍事統治。

蘇丹，一九六九年五月廿五日，第二次軍事政變發生，左傾軍人在努米里（Jaafar Mohammed Al Mouniri）領導下，推翻總統馬哥布（Mah-goub）成立革命委員會。

多哥，一九六三年元月十三日，陸軍推翻奧林庇（Sylvanus Olympio）

總統，擁戴葛旺斯奇（Nicolas Grunitzky）出任。四年後，因與軍方意見不合被迫退職，由艾雅德瑪將軍出任總統。

上伏塔，一九六六年元月四日，陸軍拉米薩納（Saugoule Lamizana）將軍領導部隊罷逐雅梅格（Mourice Yameogo）總統，自任國家元首。

貳 軍事政變發生的原因

目前在非洲，仍有十三個國家是由軍人領導的。他們在獲取權力的時候，固然都是以武裝部隊為主，而以發動政變的方式推翻政府，但促使他們發動政變的原因各國却不相同。由於非洲各國均有其獨特的環境和背景，軍人干政自也有其不同的原因。種族觀念，宗教歧見，經濟問題以及各國所面臨內在與外在的困難，均有助於軍事政變的發生。但無可諱言的，政治領袖的跋扈與無可掩飾的過失，致使政治陷於沉滯，却應列為政變發生的首要因素。

一、政治腐敗：非洲各國在經過長久殖民地奴役壓榨的統治後，人民心中的疑懼尚未消失，任何激烈的改變都不免會影響社會的不安。在獨立之初，各國國內所存在着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甚至還包括以前殖民地時期遺留下來的權力型態，以及資產階級與農民間的不和，均如暗流般的衝激着國家的根基。雖然許多國家都藉着以國家利益為前題的方式下，將這種混亂不安的局面暫時控制住不使發生問題。但是一般來說，文人政府的表現，只在保障資產階級的利益，少有顧及國內大多數人民權益的。這些國家的政府雖然標榜民主，但大多數的政黨和政治領袖卻並未長久尊重民主政治的原則。他們不會設法去消弭種族間的不和，解決社會的不安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却一味的利用自己的權勢，想盡方法謀取一己之利。在這些國家裏，持反對立場的往往會成為不合法，更遑論民意的存在。例如迦納政變後，發現監牢裏關了千餘名的政治犯，貪污的現象到處存在着，數千萬美元的國庫收入流進各部長的口袋中，在奈及利亞政變後發現，財政部長曾為保護私人工業擅自提高關稅，使國家蒙受數千萬美元外匯的損失。在這些國家中，擁護政府的只是那些在私人利益上獲得優惠的少數人，大多數的國民都已對政府離心。人民雖遭壓迫，但由於殖民時期長久遺留下來的悲慘教訓，他們不願也無力反抗，因而軍事政變就成為唯一的希望了。

二、部落觀念：當西元一八〇〇年，英、法兩國瓜分非洲時，對當地地形與種族詳情毫無所知。兩國任意劃定的疆界，不是將一個完整的部落分裂開來，就是將互相仇視的幾個部落合在一起。一旦殖民勢力撤走後，古老的仇恨就表面化了，並迅速的將政治弄得支離破碎。在非洲，現在根本談不上有一種超部落的民族觀念，人民對自己部落酋長的崇拜遠超過對國家元首的尊敬，因而在一個部落的領袖出任國家元首後，就引起另一個部落領袖的不服，如果權力無法協調，內戰終將不免爆發。查德的內亂最近日趨嚴重，就是因為北部回教人不服南部黑人的統治而爆發的。又如奈及利亞三十二個月的內戰，起因是北部豪沙族（Hausa）和西部猶魯巴（Yoruba）族人共同對付東部衣波（Ibo）族人的獨立運動而發生的。然而最令人憂慮的是，本來極為單純且應超然於政治之外的軍隊，因為漸漸受到部落觀念的影響，也介入了各種政治鬥爭。文官政府既無有效的方式消除這種觀念，又不能控制局勢，難免要遭受覆亡的命運。

三、社會因素：在非洲許多國家中，社會構造的不健全無疑也是政變發生的原因之一。在蒲隆地、達荷美、奈及利亞、多哥與索馬利亞這些國家中，由於國內仍普遍存在着階級制度，人民生活程度有着很大的懸殊。又由於經濟的凋蔽，財政的萎縮，雖然在非洲各國正逐漸打開國際市場的今日，也無法立刻消除社會的不安。事實上，由於工資的微薄，物價的高昂，根本無法促進工業的發展。文官政府既無有效的方法打破僵局，又不能為人民提供一個可憧憬的美麗遠景，造成社會不安也影響了政治的安定。政府既不合國家與人民的需要，軍隊遂起而推翻。

四、經濟問題：非洲國家獨立後，能够在財政收支上維持平衡的可說是絕無僅有。各國承受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經濟型態，只求自給自足，幾乎從未為將來拓展貿易，以增加國民收入做過打算。非洲雖擁有大量的資源，但卻沒有良好的經濟政策以吸收外國投資，開發資源，發展農業工業，提高就業機會。因而現在的許多非洲國家仍僅賴少數產品對外輸出，國家財政上的赤字與日俱增，只有靠外援彌補困窘的局面。經濟的不能建設發展，政治領袖實有其不可推諉的責任。就大多數國家來說，獨立只為政客們帶來了榮華富貴，對國民生活却少有改善，甚至有些反較獨立前更為低落。軍人干政多

非洲的軍人與軍事政變

少是想打破目前的沉滯局面，為國家提供一點生氣。

五、軍事領袖的野心：非洲的軍人大都是英、法訓練的。由於受西方傳統思想的影響，他們本着文官至上與軍人不應干政的原則，謹慎的担负着保安的任務。獨立後，隨着時日的增長，權利觀念漸漸的滲入了許多軍事領袖的腦海中。尤其是在國內第一次軍事政變成功後，這種思想就越發成熟。「權」與「利」是每個人都想追求的，一部份軍人當政，自然要引起另一部份軍人的不服。如果當政的軍事領袖能孚眾望，且實力雄厚固可相安無事，但若國內有數個實力相當的軍事領袖，彼此如無法妥協，只有互相傾軋，直到分出勝負為止。達荷美的幾次政變都是極為明顯的例子，奈及利亞與蒲隆地的二次政變，軍事領袖彼此間的權力衝突與個人野心，也是例證。

六、外來因素的影響：非洲各國在獨立之初，軍隊多由原殖民國所建立。在一片反殖民聲中，匪、俄的「反帝」與「反殖民」宣傳攻勢，確曾迷惑了不少非洲國家，若干非洲國家因畏懼殖民勢力的復活，有轉向匪、俄尋求援助的。在匪、俄勢力滲入非洲各國最具實力的組織後，許多國家才深覺後悔莫及。加彭的政變，很明顯的是共黨唆使軍隊發動的，若非英、法及時馳援，加彭恐早已落入虎口。索馬利亞一九六九年政變，蘇俄援助建立的軍隊是推翻政府的主力，原因為索馬利亞有親西方的傾向，蘇俄為維護其既得利益，就唆使索馬利亞的軍隊奪取政權。利比亞政變的發生，固然與埃及總統納塞的陰謀策動有關，蘇俄又怎能脫離嫌疑。這些例子都說明了外界勢力滲入非洲國家軍隊後，就利用其來控制政府，推翻政府，以實現其在非洲的野心。

叁 非洲的軍人與軍隊

在非洲，軍隊是唯一有組織，比較西化且不受部落觀念影響的武裝團體。它們在非洲國家中各自扮演了一種絕對重要的角色。在非洲立國基礎尚欠穩固，民主政治可行未行之時，它們的存在，往往因直接或間接的介入政治鬥爭中，動輒就可左右大局。

早期的非洲軍人與軍隊，都是由英、法在殖民時期時訓練和建立起來的。英、法在非洲各國建立軍隊的當時，只賦予他們保安的任務。這些非洲軍人中，除了少數極優秀的曾被保送到英、法本國的軍校受訓外，很少能升到

士官以上的軍階。現在非洲各國的軍官，多半都是原英、法殖民時期軍隊中的士官而已。這些軍人，接受西方傳統軍人思想的影響，深信文官至上和軍人不應介入政治的原則。所以在獨立之初，非洲軍人就本質而言，並不具有任何政治的野心，事實上就是他們想參與政治，也缺少應具的政治思想。在新舊政權交替時，他們除了維持治安外，對政治事務絲毫不予過問。從殖民地到獨立國家的轉變中，舊秩序蕩然無存，新秩序尚未建立，軍隊無形中就成為兩種秩序之間的唯一連繫物了。尤其是當外來的壓力解除後，某些毫無經驗的新政府，遂無法控制國內的離心力，於是軍人又不得不出來填補政治權力的真空，所以軍人對非洲國家的貢獻是積極性和建設性的。

至今為止，非洲國家的軍隊為數並不多，訓練與裝備也極為不足。往往在兩個非洲國家彼此發生嚴重爭端時，戰爭却無法爆發，這是因為許多國家均不願把這些維持國內秩序的僅有力量做孤注一擲，也因為運輸補給的困難雙方無法做長時期的接觸。所以今日非洲各國的軍隊，其任務仍是以維持國內秩序為主。但是無可否認，這些有武裝、有組織的軍人，雖不足以抵禦外侮，但在一國之內却是一股雄厚的實力。非洲各國的領袖都知道軍隊的效率與忠貞是自己政權能否穩固的基礎，他們一方面固然對軍人心存畏懼，另一方面也對之大事拉攏，連帶的使軍隊也產生了不同的體系。尤其是部落觀念尚濃的非洲，出自不同地區的政治領袖，也許就擁有效忠自己的一部份軍隊，軍隊既無法保持在國內超然的地位，就給國家造成層出不窮的困難。

隨着時間的增長，非洲國家在獨立的幾年中，軍隊的本質不免也隨着發生了變化。以前在殖民地時代，他們的身份與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們的利益所在，均和殖民國家有密切的關係。他們似乎不屬於自己的國家，反而像是殖民國家派駐當地，藉以剝削當地人民和維持治安與秩序的武裝力量。在獨立時，他們也並未為自己所屬的民族獨立運動出過力，在有些國家中，這些軍隊反而會因受命維護殖民國家的利益，鎮壓過當地的獨立運動。一旦國家獨立後，這些軍隊的指揮權也隨之移轉，至此他們的國家民族意識才告覺醒，在感覺自己是構成國家的一份子之後，他們才從被動消極的態度，轉而成為關心自己國家與民族前途的主動積極態度，因而任何危害國家民族前途的事件，均將不免引起軍人關懷，甚而挺身干涉。雖然軍事政變接二連三的在非洲發生，但不能認為是非洲軍人受了暴力思想的影響，也不能說是受

到鄰國軍事政變的傳染。每一個非洲國家中均有其難以解決的矛盾與困難存在。比較起來，軍隊在非洲國家中，民族意識與國家觀念均較一般人民為高，政治的消沉及人民生活的痛苦，是使他們不能坐視的原因。撇開那些基於私人權利爭奪與受外國唆使發動的軍事政變，大多數非洲國家所發生的軍人干政事件，無非是因國內所有因素而促成。無論軍事政變在非洲國家中所造成的結果如何，至少軍事領袖發動政變的原意是不能一概予以抹殺的。

肆 軍事統治的難題

概括的來說，非洲各國人民的知識水準低落，根本就不具備實行民主政治的條件，也並不瞭解實行民主政治到底會有什麼好處。他們最大的希望，無非是想在獨立後能够自被壓榨剝削的貧困狀態中解脫出來，進而提高目前的生活程度而已。非洲各國的政治領袖所面臨的國內問題，可說是頗為單純且易於解決的。但是許多非洲的政治領袖眼光並不廣遠，他們不僅不設法滿足人民這種僅有的要求，却反而利用人民的愚昧無知大行其「愚民政策」，終於造成國家財政的困窘和政治上的危機。一九六六年迦納政變發生，當時居民在大街上跳舞慶賀軍人掌權的消息傳出後，無疑的使西方的知識份子感到大惑不解；但這也充分說明了那些飽受政客們欺詐愚弄的非洲人民，並不認為軍事統治將剝奪了他們民主政治的權益，却反而認為，軍事政府可能會革除以前文人政府時代所存在的不良習氣，帶給他們一番新的氣象而對之頗表歡迎。

但是軍事統治雖是情勢所趨的結果，但却面臨了許多難題。非洲的土著軍官，在獨立後雖躍升為高級軍官，但一生中從未具有指揮過大部軍隊的經驗，即使現在成為高級領袖，對政治亦所知不多。因而他們雖然輕而易舉的推翻了文官政府，但隨即面臨的一個問題是：「掌握政權容易，使國人服從困難。尤其困難的是如何有效的運用和維持政權」。歐洲人殖民時期留下的傳統，是軍人置身於政治之外，在獨立運動時，也是政客所領導的，軍人並未貢獻力量，甚至還曾扮演了相反的角色。因此，一方面他們養成了被動的習慣，另一方面他們根本無從獲得任何政治知識。現在一旦政變成功，軍人就不免有手足無措的感覺，他們感到許多百廢待興的政治事物，畢竟沒有帶兵作戰容易。他們也知道恢復國內的秩序和建立安定的社會是首要之務，在秩

序恢復之後，幾乎所有的軍事事權都採取了振興國民經濟的同一措施，他們也延攬專家主持外交和需要專門技術的部門。但是儘管他們努力不懈的在做，也覺得自己的使命並不輕鬆，而且經常遭受嚴重的阻力和不可避免的失敗，這些阻力和促成失敗的因素是各方面的，也不可能輕易的消除。

在今日部落觀念仍遠超過國家觀念的非洲，是阻礙全國團結的主要因素之一。一個軍事事權若不能網羅來自各部落的軍事領袖，除非實力和聲望足以鎮壓，否則遲早另一部份的軍人就可能發動政變將其推翻，甚或全國可能分裂而陷入內戰。其次，現在是民主政治潮流盛行的時代，無論非洲發展的如何緩慢，終歸要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軍事政府在這種漸進的思想衝激下，其統治總歸是暫時的，並不能永久的解決國家的實際問題，也不會長久的迎合人民的需要。軍事領袖在認清了這一點之後，都在政變後提供了一個恢復民選政府的大選期限。但許多軍事領袖並不因此準備將政權移轉，事實上，大多數的政變領袖都頗希望藉着大選獲勝的機會，名正言順的成為國家的合法元首。無論如何，在一片動亂聲中，沒有一個軍事政府，其領袖願意長期保留軍事政府的制度。

儘管文人政府的領袖中以貪鄙者多，但也不乏頗具才智且深得民心之士。這些人藉着名選官吏為名，結成聯合陣線，時時影響民心，打擊軍事政府，並想藉着民主政治與合法選舉的論點，壓迫軍事領袖放棄政權。至少他們可在軍事領袖借重、延攬之際，採取不合作消極抵抗的態度以為抵制。軍事領袖往往因既得不到文官的合作以平服民心，又不願輕易的將政權交出，進退之間頗感尷尬。

那些由於外國支持而發動政變成功的軍事領袖，在獲得政權後，如何擺脫該野心國家的控制，是軍事事權的最大難題。非洲軍人的國家民族觀念，遠較一般人民為濃，姑不論當初發動政變的原因為何，至少在政變成功後，他們絕不願自己的國家長久受外國的控制。但是為其提供各項援助及顧問人員的野心國家，有如一無形的巨大枷鎖，處處受其牽制，這是使軍事領袖最感困擾且不能輕易解決的另一個困難。

伍 結論

非洲國家自殖民者手中接受的歷史和政府的特殊型態，至今仍原封未動

非洲的軍人與軍事事變

。立即的民主政治並未能立竿見影，祇有軍隊才能維持社會秩序和執行法律。這種特殊的現象，使許多研究非洲問題的學者認為，無論已發生動亂或未曾發生動亂的非洲國家，均高度可能的發生動亂。所以非洲國家的政府中少可以稱為是穩定的。在非洲的革命能步入正軌，而安定的局勢能獲得之前，一般估計非洲至少還得繼續動亂二十年。軍事統治是非洲國家自殖民地步入民主國家前，必須經過的一個階段，除非有極高水準的政治領袖領導外，軍事事變均將不免發生。

非洲各國的領袖要想鞏固政權，只靠拉攏軍隊的方法並不能真正的解決根本問題。非洲各國應以發展教育的方法，從而提高人民的知識水準，教導民主意識，打破部落界線，並培養國家民族的整體觀念，全國統一之後才能共同致力於國家與社會的建設。在執行這項艱鉅的工作時，軍隊應負起較多的責任。現在的非洲國家疆界劃分雖不合理，但除索馬利亞外，尚沒有一個國家想用武力變更既定的疆界，也沒有一個國家面臨外來侵略的威脅。因此，軍隊既沒有對外的任務，大可致力國內建設，只要軍隊能代表國家命令的強制力，就可消除部落的外在界線，中央政令一旦可及於各地，各項教育與建設就可付諸實行。

經過十餘年的努力，除了南非共和國外，尚沒有一個非洲國家可以說是已建立、或接近於建立一現代化的經濟。事實上大多數非洲國家非但未能獨立後增加國家總生產，反而遠落其後。非洲擁有極為可觀的資源，但本身却無力開發。盲目的反殖民主義，使西方資本家裹足不前。因此只有在供養式的經濟方式下，過着低水準的生活。許多非洲國家藉中立的態度兩面接受援助，但也祇能抵補國際貿易的逆差，而不能用於改善人民生活的各項建設上。因此，非洲各國為其將來着想，應立即從事爭取外來投資的努力，俾以達到開發資源，提高國民就業率，增加國民收入改善生活的目的。

非洲的統治階層已放棄了好高騖遠的非洲團結工作轉而內顧。非洲各國要全國上下協力一心的致力建設，只有運用文人的智慧和軍人的武力相互配合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否則文官空有建國理想不能付諸實現，軍人徒有武力却無經驗，任何一種政體都有缺陷；唯有在軍人與文官互相合作下，國家的建設才能向前推動。總而言之，非洲的軍人無論在今日或日後的非洲各國，都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一九七〇年二月十日脫稿）